

獻給鄉村的詩

艾青著・北門版



MG
I 226
319
1/2



詩 的 村 鄉 給 獻

青 艾

社 版 出 門 北



3 1764 7782 0

獻給鄉村的詩

著者：艾 青

發行人：李 公 樸

出版者：北門出版社

總社：昆明北門街
九十七號

分社：重慶臨江門城
街二十二號

1945.6月初版
總頁九十二面
G302 1-3000

原野與城市

法國·VERHAREN 著

艾青譯許預售

獻給鄉村的詩 目次：

序

獻給鄉村的詩	一
當黎明穿上了白衣	一一
陽光在遠處	一三
鵝	一四
水鳥	一六
高粱	一八
篝火	二〇
老人	二二

蛙捉者.....	二四
古松.....	二七
河.....	三〇
村莊.....	三三
公路.....	三九
強盜和詩人.....	四九
出發.....	五三
我的父親.....	五七
沒有彌撒.....	五九

序

我生長在中國農村，寫了些農村的詩，這些詩，寫的不是在同一的時間，也不是同一的地點，風格就不能一致，現在把牠們集攏來，無非是把牠們結束在一起，以免散失的意思。

新的農村，新的農民正在中國生長，這是值得中國的詩人們拭目注視的。我的這個集子，寫的是舊的農村，用的是舊的感情。我們出身的階級，給我很大的負累，使我至今還不可能用一個純粹的農民的眼光看中國的農村。但是這個無限廣闊的國家的無限豐富的農村生活——無論舊的還是新的——它要求着在新詩上有牠的重要篇幅，我真是何等渴望能多多地讀到純粹的農民氣息的詩啊！

獻給鄉村的詩

我的詩獻給中國的一個小小的鄉村——
它被一條山崗所伸出的手臂環護着。

山岡上是年老的常常呻吟的松樹；

紅葉子像鴨掌般撐開着的楓樹；

而高大的結着戴帽子的果實的櫟子樹；

和老槐樹，主幹被雷霆劈斷的老槐樹；

這些年老的樹在山岡上集成樹林，

蔭蔽着一個古老的鄉村和牠的居民。

我想起鄉村邊上澄清的池沼——

牠的周圍密密地環抱着濃綠的楊柳，

水面浮着菱葉，水葫蘆葉，睡蓮的白花。

牠是天的忠心的伴侶，映着天的歡笑和愁苦；

牠是雲的梳妝台，太陽、月亮、飛鳥的鏡子；

牠是羣星的沐浴處，水禽的游泳池；

而老實又膽大的水牛從水裏伸出了頭，

看着村婦蹲在石板上洗着蔬菜和衣服。

我想起鄉村裏幽靜的果樹園——

園裏種滿桃子，杏子，李子，石榴和林檎，

外面圍着石砌的圍牆，成竹編的籬笆，

籬上或籬笆上爬滿了葡萄和牽牛花；

那裏是喜鵲的家，麻雀的遊戲場；

蜜蜂的釀造室，螞蟻的堆棧；

蟋蟀的練習房，紡織娘的彈奏處；

而殘忍的蜘蛛偷偷地織着網捕捉蝴蝶。

我想起鄉村路邊的石井——

青石砌成的六角形的石井是鄉村的儲水庫，

汲水的年月久了，牠的邊沿已刻着繩跡，

暗綠而濡濕的青苔也已長滿牠的周圍，

我想起鄉村田野上的道路——

用卵石或石板鋪的曲折窄小的道路，

牠們從鄉村通到溪流、山岡和樹林，

通過森林後面和山那面的另一個鄉村。

我想起鄉村附近的小溪——

牠無日無夜的從遠方引來了流水

給鄉村灌溉田地、菓樹園、池沼和井，

供給鄉村上的居民們以足夠的飲料，

我想起鄉村附近小溪上的木橋——

牠因勞苦削瘦得只剩了一副骨骼，

長年的赤露着瘦長的腿站在水裏，

讓村民們從牠跪着的背脊骨上走過。

我想起鄉村中間平坦的曠場——

牠是村童們的競技場，角力和摔跤的地方，大人們在那裏打麥、攪豆、颺穀、篩米……長長的橫竹竿上飄着未乾的衣服和褲子；寬大的地蓆上鋪晒着大麥、黃豆和蕎麥，夏天晚上人們在那裏談天、乘涼，甚至爭吵，冬天早晨在那裏解開衣服找蟲子、曬太陽；假如一頭牛從山崖跌下，牠就成了屠場——

我想起鄉村裏簡陋的房屋——

牠們緊緊地挨擠着，好像冬天寒冷的人們，牠們被柴煙薰成烏黑，到處掛滿了塵埃，裏面充溢着女人的叱罵和小孩的啼哭；

屋檐下懸掛着向日葵和蘿蔔的種子，
和成串的焦紅的辣椒，枯黃的乾菜；
小小的窗子凝望着村外的道路；
看着山巒以及遠處山腳下的村落。

我想起鄉村裏最老的老人——

他的頭髮灰白，他的牙齒掉了，耳朵聾了。

手像紫荊藤緊緊地握着拐杖，

從市集回來的村民高聲的和他談着市情；

我想起鄉村裏最老的女人——

自從一次出嫁到這鄉村，她就沒有離開過，

她沒有看見過帆船，更不必說火車、輪船。

他的子孫都死光了，她却很驕傲的活着。

我想起鄉村裏重壓下的農夫——

他們的臉像松樹一樣發緇而陰鬱，

他們的背被過重的挑擔壓成弓形，

他們的眼睛被失望與怨憤磨成混沌；

我想起這些農夫的忠厚的妻子——

他們貧血的臉像土地一樣灰黃，

他們整天忙着磨穀、椿米、燒飯、餵豬，

一邊納鞋底一邊把奶頭塞進嬰孩啼哭的嘴。

我想起鄉村裏的牧童們，

想起用汚手擦着眼睛的童養媳們，

想起沒有土地沒有耕牛的佃戶們，

想起除了身體和衣服之外什麼也沒有雇農們，

想起建造房屋の木匠們、石匠們、泥水匠們，

想起屠夫們、鐵匠們、裁縫們，

想起所有這些被窮困所折磨的人們——

他們終年勞苦，從未得到應有的報酬。

我的詩獻給鄉村裏一切不幸的人——

無論到什麼地方我都記起他們，

記起那些被山嶺把他們和世界隔開的人，

他們的性格像野豬一樣、沉默而兇猛，

他們長久地被蒙蔽，欺騙與愚弄；

每個臉上都隱蔽着不曾爆發的憤恨；

他們衣襟遮掩着的懷裏歪插着尖長快利的刀子，

那藏在套裏的刀鋒，期待着復仇的來臨。

我的詩獻給生長我的小小的鄉村——

卑微的，沒有人注意的小小的鄉村，

牠像中國大地上的千百萬的鄉村。

牠存在於我的心裏，像母親存在兒子心裏。

縱然明麗的風光和污穢的生活形成了對照，

而自然的恩惠也不會彌補了居民的貧窮，

這是不合理的；牠應該有牠和自然一致的和諧。

为了反抗黑暗與壓迫，他們從沉睡中起來。

一九四二，九，七。

當黎明穿上了白衣

紫藍的林子與林子之間

由青灰的山坡到青灰的山坡

綠的草徑：

綠的草原，草原上流着

——新鮮的乳液似的煙……

啊，當黎明穿上了白衣的時候，

田野是多麼新鮮！

看，

微黃的燈光，

正在電桿上顫慄他的最後的時間。
看！

一九三二，一，二五。
由巴黎到馬賽的路上。

陽光在遠處

陽光在沙漠的遠處

船在暗雲遮着的河上馳去，

暗的風，

暗的沙土，

暗的

旅客的心呵。

——陽光嘻笑地，

射在沙漠的遠處。

一九三二，三，二。

蘇伊士運河上。

編

不知你是站在屋背呢
還是站在樹枝上

把我從沉睡中喚醒

你的歌聲清新而委婉
圓潤如花瓣上的新露

悅耳如情人的話語

給我這陰暗的房子

流注了草木的香氣

和溫柔如乳液的晨光

我從困倦中欣然起來

向窗外尋覓你的影子

你却飛走了……

而在隣家的屋背上

又聽見了你的歌聲

你又在用你純真的歌聲

永遠流淌着歡愉的歌聲

去喚醒每個沉睡的靈魂

——被無報償的勞作

壓倒在臥榻上的人們……

水鳥

兩隻水鳥浮動在水邊

烏蓬船里發出了槍聲

一隻在驚怖中逃遁了

另一隻掙扎在受傷的痛苦裏

牠的羽翼無力地拍着水面

又迷亂地飛了幾圈

才慢慢地向上舉起

終於朝江岸的岩石

與叢林間飛去……

此刻

他在岩石的隙縫間

用自己的嘴撫自己的創傷

在寂寞的哀鳴裏

期待着伴侶的來臨

一九四〇，夫夷江上。

高粱

我還記得的：昨天

我又從那斜坡上走過——

我們的那些高粱已很高很高了，

而且每根的頂上都掛着果實……

豐滿的累累的果實啊，

在早晨陽光照着的曠野上，

在澄碧的天空的下面，

像無數少女的沉重而閃光的垂髮。

我還記得：露水伏在

那些綠葉上——透明而圓潤：

那些綠葉寬長而稀疏的，

牠們披在挺直的幹子上。

很細很細的流水從岩石上流過，

岩石上的黑色的蘚苔都復活了！

我還記得的：我從那裏走過，

好像聽見高粱唱着快樂之歌……

一九四〇，八，十六。夜。

篝火

黃昏降落到我們的曠野，

快樂的火焰就升起了——

他在黝黑的樹林下面，

閃爍着眩眼的紅光——

白色的烟像夜間的霧，

迷漫了山谷和樹林，

跟隨着秋天晚上的風

徐緩地流散到遠方——

在白烟的樹林裏，

在篝火的照耀裏，

映着幾個農夫和農婦

背負着收穫物晚歸的暗影。

一九四〇，八，三十，夜。

老人

在長長的瓜棚的旁邊

伸引着一條長長的泥地

一個駝背的老人翻掘着泥土

想在那兒播散新的種子

他是這樣困苦地工作着

他的背聳得比他的頭還高了

他翻掘一陣又檢理一陣

把野草和石塊都擲棄在兩邊

他的衣服像黑泥一樣烏暗
他的皮膚像黃土一樣灰黃
陽光從高空照着他的臉
臉上是樹皮似的繁雜的皺紋

他舉着鋤用力地繼續着翻掘
汗已從他的前額流到他的頸邊
微風吹過時他輕輕地咳了幾聲
明朗的陽光映出他陰鬱的臉

捉蛙者

在如此暗黑的夜

搖晃了這麼多的火

遠處近處，數不清的

使整個的田野都閃灼着光輝

那些捉蛙的人們，赤着腳

沿着那些水田的邊沿

成羣的以火光引誘着

那些叫着又撲跳過來的生物

已經是春天了

夜也不再寒冷了

雖然天上看不見星月

但這樣的夜是美的

那些火光晃動着

移到這邊又移到那邊

那些大人手裏拿了一根鐵鉤

那些小孩背上背了一隻竹籠

整個的田野是在鼓噪裏

要睡的人們興奮着忙亂着

他們在火光下讀上了青蛙

一隻隻地放進了孩子們的竹籠裏

儘在舉行什麼賽會

捉蛙者在殺害善良的生物

火不安地晃動着

莊嚴而又恐怖

古松

你是和這山岩一同呼吸一同生存的
你比生你的土地顯得更老

比山崖下的河流顯得更老

你的身體又彎曲，又傾斜

好像載負過無數的痛苦

你的裂綫是那末深，那末寬，

而又那末繁複交錯，

甚至蜜蜂的家屬都可以在裏面居住

螞蟻的隊伍在裏面建築營房

而在你的枒杈間的洞穴裏

有着胸脯飽滿的鴿子的宿舍——

牠們白天就成羣地飛到河流對岸的平地上去

也有着尾巴像狗尾草似的松鼠的家

牠們從你伸長着的枝杈

跳到另一棵比你年輕的松樹上的時候

比小鳥還要顯得敏捷

你的頭那樣高高地仰着

風過去時，你發出低微的呻吟

一個檢柴的小孩站在下面向你睜着，

你顯得多麼高！

你的葉子同雲翳參和在一起

白雲在你上面像是你的披髮

一夥螞蟻從你的腳跟到你的頭上

是一次莊嚴的長途旅行

你的身體是鐵質和砂石溶鑄成的

用無比的堅強領受着風、雨、雷、電的打擊

而每次陰雲吹散後的陽光帶給你微笑

你屹立在懸崖的上面像老人

你庇護這山岩，用關心注視我們的鄉村。

你是美麗的；雖然你是太過蒼老了。

河

一

河流呀

你奔跑着又跳躍着

越過莽野又跌下崖壁

從不休息也不畏懼

你要到那兒去呢？

我要到東方去——

那邊有遼闊的海洋

有蠻野的波濤

有莫測的危險與深奧

有精疲力竭後的

月夜似的平靜。

二

一九四二，二，一。

沿着寒夜的河邊

我聽見河水嘩嘩地流着

好像一羣喧鬧的夜

一邊行走，一邊歌唱

他們在這冷靜的夜晚

從冰層的下面

不止地奔向遠方……

一切都已入睡了

但河水依然興奮地流着

經過廣大的黑暗的地域

一直奔向黎明

一九四二，二，二七。

村莊

我是一個海濱的省份的村莊的居民，
自從我看見了都市的風景畫片，
我就不再愛那鄙陋的村莊了，
十五歲起我就開始在都市裏流浪，
有時坐在小酒店裏想起我的村莊，
我的心裏就引起了無盡的哀憐，
那些都市大街上的每一幢房子，
都要比我那整個的村莊值錢啊……
還有那些珠寶舖，那些大商場，
那些國貨陳列所，

人們在裏面兜一個圈子

也比在家鄉過一生要有意思，

假若他不是一隻松鼠

決不會回到那可憐的村莊。

我知道這是不公平的，背義的，

人們厭棄他們的村莊

像浪子拋開他善良的妻子，

甯願用真誠去換取那些

賣淫婦的媚笑與謊話。

到頭了兩手插在空袋裏踽踽在街邊。

連蠅子也知道那些大都市是一羣吸血鬼——

牠們吞餓着：鋼鐵，木材，食糧，燃料
和成千成萬的的勞動者的健康；

千萬個村莊從千萬條路向牠們輸送給養……

我們所飼養的家畜被裝進了罐頭：

每天積蓄下來的雞蛋被做成了餅乾；

我們採集的水菓，收割的大豆和小麥，

從來不會在我們家裏停留太久；

還有那些年輕的小伙子借了路費出發，

一年年過去，不再有回家的消息；

只讓那些愚蠢和衰老的人們，

像烏桕樹一樣守住那村莊。

磨房和棒臼的聲音說盡了村莊的單調，

無聊的日子在鴉啼和犬吠聲裏過去；

偶然有人爲了奔喪回到家鄉時，

他的一雙皮鞋就足夠使全村的人看了眼紅，

還有透明的香煙和發亮的銀鍊，

會使得年輕的女人眼裏射出光輝。

讓那些一輩子坐在紡車旁邊的老太婆，

和含着旱烟管露着「長毛」故事的老漢們，

留在那裏等他們的用楠木做的棺材吧！

讓童養媳用手拍着那咳嗽的老婦的背吧！

讓那些胆怯得像老鼠的人在豆腐店的前面吹牛吧！

讓盲眼的算命人瞜着三絃走進茅屋去吧！

倒霉的村莊呀，年輕的人誰還歡喜你呢？

他們知道都市裏的破卡車都比你要神氣

——大笑着，奔跳着，又叫囂着

從洋行和公司前面滾過……

要到什麼時候我的可憐的村莊才不被嘲笑呢？

要到什麼時候我的老實的村莊才不被愚弄呢？

什麼時候我的那個村莊也建造起小小的工廠，

從明潔的窗子可以看見鬱綠的杉木林，

機輪的齊勻的鳴響混在秋虫的歌聲一起？

什麼時候在山坡背後突然露出了一個烟囱，
從裏面不止的吐出一朵一朵灰白色的烟花？

什麼時候人們生活在那裏不會覺得卑屈，
穿得乾淨，吃得飽，臉上含着微笑？

什麼時候，村莊對都市不再懷着嫉妬與仇恨，
都市對村莊也不再懷着鄙夷和嫌惡，

牠們都一樣從自己的智力爲人類創造幸福，

那時我將回到生我的村莊去，

用不是虛飾而是真誠的歌唱

去讚頌我的小小的村莊。

公路

像那些阿美利加人

行走在從紐約到加利福尼亞的國道上

我行走在中國西部高原的

新開的公路上。

我從那隱蔽在羣山的夾谷裏的

一個卑微的小村莊里出來

我從那陰暗的，迷濛着柴烟的小瓦屋裏出來

帶着農民的耿直與痛苦的激情

奔上山去——

讓空氣與陽光

和展開在山下的如海洋一樣的曠野

拂去我的日常的煩瑣和生活的苦惱；

也讓無邊的明朗的天的輻員

以他的毫無阻礙的空闊

鬆解我的長久被窒息的心啊……

綿長的公路

沿着山的形體

彎曲的，伏貼的向上伸引

人在山上慢慢地升高

慢慢地和下界遠離

行走在大氣的環繞裏

似乎飄浮在半空

我們疲倦了

可以在一顆古樹的根上坐下休息

聽山澗從巉岩間奔跌而下

看鷹鷺與鵬鴒

呼叫着又飛翔着

在我們的身邊……

而運載煤炭的騾馬隊

由衣着襤褸的人們帶引着

由倦怠的喝叱和無力的鞭打指揮着

凌亂的從這裏過去

又轉進了一個幽僻山夾裏去

我們可以隨着牠們的步伐

備舉着在那山夾裏和衰敗的古廟相毗連

有着一排製造着簡陋的工藝品的房屋；

那些笨重的卡車啊

帶着愉快的隆隆之聲而來

車上的貨物顛簸着

那些年青的人們

朝向我這步行者

揚臂歡呼

在這樣的日子

即使他們的振奮

和我的振奮不是來自同一理由
我的心也在不可抑止的激動呵

更有那些輕捷的汽車

掙着從金屬的反射

所投射出來的白光之翅

陶醉在疾行的速度裏

在山脈上

勇敢的飛馳

鼓舞了我的感興與想像

和牠們比翼在空中

於是

我的靈魂得到了一次解放

我的肺腑呼吸着新鮮

我的眼睛爲遠景而擴大

我的腳因歡快而跛行在世界上

用堅強的手與沉重的鐵錘所劈裂

又用暴烈的炸藥撬開了岩石

在萬丈高的崖壁邊沿，

以石塊與泥土與水門汀

和成千成萬的勞動者的汗

凝固成了萬里長的道路：

上面是天空

——一片令人看了昏眩的藍色；

下面是大江

不止的奔騰着江水

無數的烏暗的木船和破亂的布帆

幾乎是靜止的漂浮在水面上

從這里看去

渺小得只成了一些灰暗的斑點。

人行走在高山之上

遠離了煩瑣與陰暗的住房

可憐的心，誠樸的心呵

終於從單純與廣闊

重新喚醒了

一個生命的崇高與驕傲——

即使我是一顆蠟燭

或是一隻有堅硬的翅膀的蚱蜢

在這樣的路上爬行或飛翔

也是最幸福的呵……

今天，我穿着草鞋

戴着麥稈編的草帽

行走在公路上

我的心因追蹤自由

我感到無限的愉悅呵

鋪呈在我的前面的道路
是多麼廣闊！多麼平坦！

多麼沒有羈絆的自如地

向遠方伸展——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

他向天的邊際蜿蜒地遠去

那麼豪壯的絡住了地面

當我在這裏向四週凝望

河流，山丘，道路，村舍，

和隨處都成了美麗的從簇的樹林

無比調諧的浮現在大氣裏

竟使我如此明顯的感到

我是站在地球的背面

一九四〇，秋。

強盜和詩人

在我年輕的時候

我曾有一個幻想：

爲了人間的混亂和不平

我想到羣山裏做一個強盜

我要向剝削人的去搶劫

戮殺欺侮弱者的惡棍

抗議袒護富人的法律

和犯罪的人們交往

在我所馳騁的地域上

沒有寄生的王

也沒有靠憐憫過活的乞丐

終止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每天在仗義的冒險裏高歌

但是，現實解除了我的幻想

書籍毀去了我的健康

我終於愛上了流浪

讓自己不安定的靈魂

徜徉在這陳腐的世界上

什麼時候起

我被叫做「詩人」的？

想起來真要哭泣！

在巴拿斯山上我遺失了竹葉刀

拿嘆息當歌聲

——一天一天地瘦萎

如今，我已臨近青年的邊界

平庸與安分向我裝出鬼臉

但是——我要反叛啊！

舊世界依然激起我的憤恨

但願「詩人」和「強盜」是朋友
當我已遺失了竹葉刀的時候
我要用這脫落了毛羽的鵝毛管
刺向舊世界醜惡的一切。

一九四一，十，三十。晨。

出發

像一隻飄散着香氣的獨木船，

離開一個小小的荒島；

一個熱情而憂鬱的少年，

離開了他的小小的村莊，……

我不歡喜那個村莊——

他像一株榕樹似的平凡，

也像一頭水牛似的愚笨，

我在那邊渡過了我的童年，

而且那些比我還蠢的人們嘲笑我，

我一句話不聽心裏罵着一個願望

我要到外面去比他們見識得多些，

我要走得很快——夢裏也沒有見過的地方。

那邊要比這裏好得多好得多，

人們過着神仙似的生活；

聽不見要把心都摔碎的摔臼的聲音，

看不見討厭的和尙和巫女的臉。

父親把大洋五塊五塊地數好，

用紅紙包了交給我而且教訓我！

而我却完全想着另外的一些事，
想着那閃着強烈的光芒的灣港……

你多嘴的麻雀咕囑着什麼——

難道你們不知我要走了麼？

還有我家的老實的雇農，

你們臉上爲什麼老是憂愁？

早晨的陽光照在石板鋪的路上，

我的心在懷念我的村莊

他像一個衰敗的老人，

站在雙尖山的下面……

再見呵，我的貧窮的村莊，
我的老母狗，也快回去吧！
雙尖山保佑你們平安無恙，
等我也老了，我再回來和你們一起。

我的父親

近來我常常夢見我的父親——
他的臉顯得從未有過的仁慈，
流露着對我的寬恕，
他的話語也那末溫和，
好像他一切的苦心和用意，
都爲了要袒護他的兒子。

去年春天他給我幾次信，

用哀懇的情感希望我回去，
他要囑咐我一些重要的話語，
一些關於土地和財產的話語；
但是我拂逆了他的願望，
並沒有動身回到家鄉，
我害怕一個家庭要給我的責任，
會毀壞我年青的生命。

五月石榴花開的一天，
他含着失望離開人間。

我是他的第一個兒子，
他生我時已二十一歲，
正是滿清最後的一年，
在一個中學堂裏唸書。

他性情溫和、誠實、忠厚，
穿着長衫，留着辮子，
胖胖的身體，紅褐的膚色，
眼睛圓大而前突，

兩耳貼在臉頰的後面，
人們說這是「福相」，
所以他要「安分守己」。

滿足着自己的「八字」，
過着平凡而又庸碌的日子，
抽抽水烟，喝喝黃酒，
躺在竹床上看「聊齋誌異」，
講女妖和狐狸的故事。

他十六歲時，我的祖父就去世
我的祖母是一個童養媳，
常常被我祖父的小老婆欺侮；
我的伯父是一個鴉片煙鬼，
主持着「花會」，玩弄婦女；
但是，我的父親，

却從「修身」與「格致」學習人生——
做了他母親的好兒子，
他妻子的好丈夫。

接受了梁啓超的思想，
知道「世界進步無有止期」，
成了「維新派」的信徒，
在那窮僻的小村莊裏，
最初剪掉烏黑的辮子。

「東方雜誌」的讀者，
「申報」的定戶。

「英國儲蓄會」的會長，

堂前擺着自鳴鐘，

房裏點着美孚燈。

鎮上有曾祖父遺下的店鋪——

京貨、洋貨、糧食、酒、「一應俱全」，

牠供給我們全家的衣料，

日常用品和飲茶的點心，

憑了摺子任意掣取一切什物；

三十九個店員忙了三百六十天，

到過年主人掣去全部的利潤。

村上又有幾百畝田，

幾十個佃戶圍繞在他的身邊，

家裏每年有四個雇農，

一個婢女，一個老媽子，

這一切造成他的安閒。

沒有狂熱！不敢冒險！

依照自己的利益和趣味，

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把女兒送進教會學校，

督促兒子要曉英文。

用批發和鞭打管束子女，

他成了家庭裏的暴君；

節儉是他給我們的教條，

順從是他給我們的經典，

再呢，要我們用功唸書，

密切地注意我們的分數，

他知道知識是有用的東西——

一可以笑點門面，

二可以保衛財產。

這些是他的貴賓：

退伍的陸軍少將，

省會中學的國文教員，

大學法律系和經濟系的學生，

和鎮上的警佐，

和縣裏的縣長。

經常翻閱世界輿地圖，

讀氣象學，觀測星辰，

從「天演論」知道猴子是人類的祖先；

但是在祭祀的時候，

却一樣的假裝虔誠，

他心裏很清楚；

對於向他繳納租稅的人們，

闖羅王的塑像，

比達爾文的學說更有用處。

無力的期待「進步」，

漠然的迎接「革命」，

他知道這是「潮流」，

自己却迴避着沖激，

站在遙遠的地方觀望……

一九二六年

國民革命軍從南方出發

經過我的故鄉

那時我想去投考「黃埔」，

但是他却沉默着，

兩眼混濁，沒有回答。

革命像暴風雨，來了又去了。

無數年輕英勇的人們，

都做了時代的奠祭品，

在看盡了恐怖與悲哀之後，

我的心像失去布帆的船隻

在不安與迷茫的海洋裏飄浮……

地主們都希望兒子能發財，做官，
他們要兒子唸經濟與法律，
而我却用畫筆蘸了顏色，
去塗抹一張風景，
和一個勤勞的農人。

少年人的幻想和熱情，

常常鼓勵我離開家庭。

爲了到一個遠方的都市去，

我曾用無數功利的話語，

驅散我父親的同情。

——

一天晚上他從地板下面，

取出了一千元魔洋，

兩手抖索，臉色陰沉，

一邊數錢，一邊叮嚀：

「你過幾年就回來，

千萬不可樂而忘返！」

而當我臨走時，

他送我到村邊，

我不敢用腦子去想一想

他交給我的希望的重量，

我的心只是催促着自己：

「快些離開吧——」

這可憐的田野，

這卑微的村莊，

去孤獨的飄泊，

去自由的流浪！」

四

幾年後，一個憂鬱的影子

回到那個衰老的村莊，

兩手空空，什麼也沒有——

除了那些叛亂的書籍，

和那些狂熱的畫幅，
和一個殖民地人民的
深刻的恥辱與仇恨。

七月，我被關進了監獄

八月，我被判決了徒刑；

由於對他的兒子的絕望

我的父親曾一夜哭到天亮。

在那些黑暗的年月，

他不斷地用溫和的信，

要我做弟妹們的「模範」，

張從「家庭的願望」——

文用衰老的語語，纏綿的感情，

和安排好了的幸福，

來俘虜我的心。

當我重新得到了自由，

他熱切的盼望我回去，

他給我寄來了

僅僅足夠回家的路費。

他向我重複人家的話語，

（天知道他從那裏得來！）

說中國沒有資產階級，
沒有美國式的大企業，
沒有殘酷的剝削和榨取；
他說：「我對伙計們，
從來也沒有壓迫，
就是他們真的要革命，
又會把我怎樣？」
於是，他攤開了帳簿，
攤開了厚厚的粗數簿，
眼睛很慈和的看着我，
長了鬍鬚的嘴含着微笑，
一邊用手指撥着算盤。

一邊用低微的聲音

督促我注意弟妹們的前途。

但是，他終於激怒了——

皺着眉頭，牙齒咬緊下唇，

顯出很痛心的樣子，

手指節猛擊着桌子，

他憤恨他兒子的淡漠的態度，

——把自己的家庭，

當做旅行休息的客棧；

用看穢物的眼光，

看祖上的遺產。

我父親……

爲了從廢墟中救起自己，

爲了追求一個至善的理想，

我父親離開了我的村莊，

卻使我的腳趾淋着鮮血，

永遠不會停止前進……

我的父親已死了……

他是犯了鼓脹病而死的；

從此他再也不會疼我，

我還能說什麼呢？……

他是一個最平庸的人；
因為懼怯而能安分守己，
在最動蕩的時代裏，
度過了最平靜的一生；
像無數的中國地主一樣：
中庸，保守，吝嗇，自滿，
把那窮僻的小村莊，……
當做永世不變的王國；
從他的祖先接受遺產，
又把這遺產留給他的子孫，
不會減少，也不會增加！
就是這樣——

這就是爲什麼我要可憐他的地方。

如今我的父親，

已安靜的躺在泥土裏

在他出殯的時候，

我沒有爲他舉過魂幡

也沒有爲他穿過掛麻布的衣服；

我正帶着嘶啞的歌聲，

奔走在解放戰爭的烟火裏……

母親來信囑咐我回去，

要我爲家庭處理善後，

我不願意埋葬我自己。

殘忍地這世界有時是這樣：

感傷的詩人，

我走上前去，向這相反的方向——

因為我，自從我知道了

在這世界上有裏好的理想；

我要效法的，不是我自己的家，

而是祖傳於萬人的

古便神聖的信仰。

一九四一。八。

歌德曼詩集，卷二，第百四十四首。

沒有別處

「我是最後的田園詩人」嗎？

不！

讓那個可愛的耶勒魯的農民，

跟了他的腳蹤

到赤楊梢的下面去吧！

不需要什麼新橋，

不需要什麼新橋，

曠野是和我一樣的無神論者；

（就是災難到來時也決不向雕像哭泣的）

無處不是荒涼，到處都是荒涼。

轉瞬即逝，而靈魂地輪在這裏。

把愚蠢與頑強

像馬鈴薯一樣埋到泥土裏去吧；

也不要像一隻野狗似的

在荒墓間踟躕

爲死人而哀傷——

我們的新月

依然會扣開我們的窗門；

北方的大熊星

也依然會在早晨，我們請安，

毗連的池沼

豈不是和往昔一樣美麗麼？

而在灌木林裏

鳥羣依然在歡呼着太陽——

太陽！沒有比它更爽朗的：

它每天伸出轉動機輪的臂向我招手：

又以光焰的嘴

給我說着

Materialism dialectic 的真理。

讓頑固的葉遂甯

看着那一鐵的生存——而經歷吧！

我們愛着世界的喧嘩，
在這曠野上馳騁！

而且，新的詩人

將從這裏經過

他們將在列車窗口吟誦詩篇；

他們也將感興於幾何學

——你看

那一片雲的邊緣

不像米突尺所畫的一樣平直嗎？

沒有彌撒。

一九四〇，四，四。渥太華。

#812-98/4450

21815

著者: 艾青

書名: 獻給鄉村的詩

還書日期

借書人



聯營編號 4410

444050

BC

26

9

12

